

張貽惠編著

以莊子解

綜合學術社發行

張貽惠著

國學
專書

莊

子

講

解

綜合學術社

序言

著者常懷一理想：認爲吾人今日亟應謀中西文化綜合匯通之道，即以中國先哲政治倫理哲學思想以指導西洋科學，使科學所造成之成果，能收服務人生之實效。此卽「正德利用厚生」之意。誠能如是，庶可進而建立世界新文化之體系。欲求此一理想之具體實現，一方須將中國先代重要學術思想之典籍加以整理，披砂揀金，去其糟粕而存其精華，尤須將艱深晦澀之古文，以淺顯曉暢之現代文字解之，使讀者時間精力俱可節省。同時，尙須有系統譯爲西文，以貢獻於世界。一方須將西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有計劃有系統加以編譯。此二種工作，著者以爲宜由國家主持，邀請全國各部門專家學者，分門別類，整理編纂，則數十年間，或可有相當成就。此誠爲建設世界新文化應有之準備工作。限爲其其

本書卽係一種嘗試。詮釋講解，力求明晰，使代表自然主義學派之

莊子，其思想言論能爲一般人所瞭解，而無艱澀之文字障礙。全書包括莊子內篇七篇，其外篇雜篇則未列入，蓋內篇爲莊子手筆，餘則爲其徒屬所推衍者（僅天下篇爲莊子自序），內容思想既不出內篇旨趣，文字技巧復平淡易曉，略讀即可，固毋勞詳釋矣。二蘇王郭，著者以爲宜由本書係著者在大學國文系擔任「國學專書選讀」課程，講授莊子之講稿，倉卒撰成付梓，不無疏漏之虞，倘祈賢達有以匡正之，則幸甚。此外重要學術思想之典籍，如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張貽惠劍聲序，及而蘇立世界漢文小之體系。將來此一思想之具體實現，一試於中國史論與個人主之實效。此即「五蘇降用單主」之意。編者吸景，無可盡以中國史學與命論與哲學思想以許學西哲學，對科學與哲學之效果，著者常此一思想，雖爲吾人今日亟應編中西文小綜合圖畫之首，唯

莊子講解目次

序言

一	逍遙遊篇講解……………	一——一八
二	齊物論篇講解……………	一九——六〇
三	養生主篇講解……………	六一——六九
四	人間世篇講解……………	七〇——九八
五	德充符篇講解……………	九九——一一六
六	大宗師篇講解……………	一一七——一五七
七	應帝王篇講解……………	一五八——一七二
附錄一	內篇旨要……………	一七三——一七三
附錄二	莊周傳略……………	一七四——一七六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詮釋）「北冥」，冥一作溟、北海也，取其溟溟無涯也。「鯢」，大約爲鯨魚之類，處大海之中。「鵬」，大鳥也。「怒」，乃奮力之意。「其翼若垂天之雲」，言其翼之大，若雲垂天旁。「海運」，運，行也。行於海上，故曰海運，蓋大魚非海不行也。「天池」，即南冥，以其大甚，爲造物之所有，非人力也，故曰天池。「齊諧」，書名。以上莊子之所設喻，顧無證不足以實其言，遂引齊諧之語。「誌」，記也。「怪」，異也。「水擊」，將飛舉翼，擊水踉蹌也。「搏」，徒端反，拊翼徘徊而上也。「扶搖」，暴風從下而上，即颶風也。「去以六月息者也」，一飛半歲，始至天池而息。「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春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塵埃」，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生物之以息相吹，乃天地間之生物，所吐之息，蕩漾空中。此言鵬鳥雖大，飛至九萬里以上，亦不過如「野馬塵埃」之微小。扶搖雖是大風，然從九萬里以外視之，亦不過如「物息相吹」而已。「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蒼蒼、蔚藍色也。人離天遠，目力不能到，但見爲蒼蒼之色，其實此非天之正色。「其」謂鵬。「是」謂人視天。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搏

上之高。

（講解）

北海有鯢魚，其體積之大不知幾千里，化爲鵬鳥，其背之廣，亦不知幾千里，奮力而高飛，其翼之大若雲垂天際。此魚既化爲鳥，自海起行將遷徙於天池。按此爲莊子寓言，以喻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生此大物。其由北海徙於南海，見其海闊天空，逍遙自得。顧無證不足以實其言，遂引齊諧之語以明其言之非妄。齊諧者，紀載怪異之事之典籍。其言曰：「大鵬既將適南海，不能驟起，先舉翅擊水踉蹌，行三千里，方能離水，乘颶風直上九萬里。翱翔空際，一飛半歲，至天池而息，此豈非逍遙之至乎？」鵬雖大鳥，當其飛至九萬里以上，亦不過如「野馬塵埃」之微小。扶搖雖是大風，然從九萬里以外視之，亦不過如「物息相吹」而已。人之視天，見天爲蔚藍之色，此豈天之本色耶？徒以人離天遠，目力不能到，故所見如是。鵬之視下，亦若人之視天，但覺一片茫茫。此形容鵬鳥搏上之高，並暗示小大之無分，存人之看法不同耳。

（要義）

莊子之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極。此段舉鯢鵬之大，翱翔之高，言大物自適其性者之逍遙也。

且夫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詮釋）

「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堂」，堂之低窪處。「芥」，小草也。「膠」，黏着也。「培」，通馮，乘也。「天闕」，天、折也，闕，塞也，止也。「圖南」，謀向南飛去。

（講解）且夫積水不深，則無力以負大舟。在低窪之處傾水一杯，則能以小草爲舟，若置杯其上，則膠黏於地而不能浮矣，蓋水淺而舟大也。同理，風積不厚，則無力以負大翼。是故大鵬之奮飛九萬里，必有大風積於其下，而後乃能乘之以高飛，此時遼闊蔚藍之蒼穹在其上，且無障礙之物阻礙其途，彼乃能鼓翮翮翔謀向南海而去。水積不厚，與風積不厚同，水不積則無以負大舟，風不積則無以奮大翼。此兩喻，前爲客，後爲主，言風積始足以負翼。此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凡本質小者，所需不必大，本質大者，所需不能小。是故自然之理有其最適當之程序，各物有其最適宜之性能。物能各盡其分，其成就一也。若乃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要義）此段以舟行必藉水爲陪，說明鵬飛必待風之理，以見鵬之圖南者，非好高而慕遠，乃自適其性而已，此大鵬之逍遙也。

鵬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註釋）

「鵬」，鵬也。「學鳩」，斑鳩也。「決起」，疾飛而起也。「槍」，突也，又

集也。「榆枋」，是兩樹名。枋音方、檀木也。「則」猶或也。「控」，投也。「奚」，何也。「之」，適也。小鳥之決起，即同大鵬之海運，其槍榆枋，即同大鵬之趨於南冥，控於地，亦類彼之六月而息。其不能九萬里，則不慕大鵬之逍遙，而自爲逍遙。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自感滿足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草色也。「果然」，飽貌。遊近郊之地，攜三餐之食，足。百里之行，較郊野稍遠，故必舂糲糲食，爲一宿之資。至於千里，則當積聚三月之糧。適莽蒼，喻蜩鳩也。適千里，喻大鵬也。「之二蟲又何知」，之，是也。二蟲有二說：一謂指鳩鵬也，大戴禮：龍爲鱗蟲，鳳爲羽蟲，鳩、鵬皆羽蟲，故稱曰二蟲。天下出於自然者，大小之物，皆不自知其所以然，唯其自然如此，故謂之逍遙。鳩鵬即各安其性，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耳。一謂二蟲指蜩鳩也。因蜩與鳩各安其性，而無分外之羨慕，視大鵬之高飛遠舉，若無與於己身，而不求以知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不及者，不相羨慕之謂也。宇宙萬物之知識雖有大小之分，其年壽雖有長短之別，然各適其性，毫無相羨之情，蓋小知小年安於小，不自知其小也，大知大年安於大，亦不自知其大也。「奚以知其然也」，謂何以知其如此也，是假設一問，欲證以下例以發明本意。「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朝菌，糞壤之菌，即大芝也。逢陰溼便生，見日即死。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此菌逢陰數日，終不及三旬而萎，故不知晦朔也。或謂晦、冥也，朔、旦也。朝生暮死也。按以後說爲長，因既名朝菌，自必朝生暮死也。惠姑，惠亦作蟪，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朝菌惠姑一類生物，生命短促，經驗亦少，所謂小知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冥靈大椿，並樹木之名，冥靈生於楚南，五百歲而開花，五百歲而落葉，是則以二千歲爲一年也。大椿八千歲而開花，八千歲而落葉，是則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此類生物，生命既長，經驗亦富，所謂大知大年也。夫年知相

差如此之遠也，然物各有個性，既知順其個性之宜，則無所相羨，又何有於悲感哉？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美欲所及。則美欲之累絕矣。悲感生於憂慮，憂慮絕則悲感不生，自無不安其性者矣。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彭祖姓篯，篯，壽臣，封於彭城，歷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稱。特，獨也。匹，比也。謂彭祖之高齡爲古今之特出，世人言壽者，輒欲比於彭祖，適可悲耳。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如椿菌，混彭殤，各止其分，而生命全矣。

（講解）蟬與鵲鳩見鵬之高飛遠舉不覺自笑曰：我疾飛而起，有時飛集於榆枋之樹，有時不至而墜於平地矣，然我亦自覺逍遙自在，何必如大鵬之一飛九萬里也？此言小鳥之決起，即同大鵬之海運，其飛向榆枋，即同大鵬之趨於南冥，投於地，亦類大鵬之六月而息，雖不能奮飛九萬里，亦不慕大鵬之逍遙，而自爲逍遙。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咸欣然自得，故小大雖殊，能自適其適，則逍遙一也。大鳥之能高飛遠舉，小鳥之飛不越數武，此實自然之性，猶如人遊於近郊之地，攜三餐之食糧即爲已足，若行百里之外，則必春糧爲一宿之資，若至於千里，則必聚三月之糧。蓋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也。此以適千里喻大鵬之奮飛九萬里，以適莽蒼喻鵲鳩之飛集榆枋也。物既因天賦能力有大小不同，則此鵲鳩二鳥遂安其性分之宜，而無分外之羨慕，視大鵬之高飛，若無與於其身，而不求以知之。宇宙萬物之知識雖有大小之分，其年壽雖有長短之別，然各適其性，毫無相羨之情，蓋小知小年安於小不自知其小也，大知大年安於大亦不自知其大也。何以知其如此乎！譬彼糞土所生之朝菌，往往朝生至暮即死，寒蟬或春生夏死，或夏生秋死，此類生物，生命短促，經驗亦少，所謂小知小年也。譬彼冥靈大椿二樹，前則歷五百歲而開花，又歷五百歲而落葉，以二千歲爲一年也。後則歷八千歲而開花，又歷八千歲而落葉，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此類生物，生命既長，經驗亦富，所謂大知大

年也。夫年知相差如此之遠，然物未嘗以大欲小，或以小美大，皆順其性之宜，而無相美之情，是故咸逍遙自得，而無悲戚之感。惜世人不明此理，皆求若彭祖之長壽，終不可得，徒生憂戚於其心，若斯之人，不能安於其性，豈非至可悲乎？

（要義）此段言物能順其性分之宜，而無分外之美，則皆自得。小鳥之與大鵬，各足其性，逍遙一也。適莽蒼者，計盪於三月，稱長久者，壽止於彭祖，則所謂大知大年，亦有涯矣，是故冥靈大椿實無異於朝菌惠姑，凡有大小之見者皆甚可悲也。

湯之間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詮釋）「湯之間棘也是已」，棘、湯時之賢大夫。列子湯問篇作夏革。棘革同聲相通。湯問棘以大道，有「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之言。又曰：「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任之。」按任者，即絕其美欲之謂也。既絕美欲之累，則逍遙自適矣。莊子以其言爲是，故引以證之。鯤鵬事，前引齊諧，此引湯革問答之言以再證，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窮髮之北」，地以草木爲毛髮，北方寒沍之地，草木不生，故曰窮髮。「修」即長也。「羊角」，風曲而上行者也，即旋風之名。「斥」，小澤也。「鵬」，澤中小鳥。兩「彼」字皆指鵬。八尺曰「仞」。「且」，將也。「翱翔」，猶飛舞嬉戲也。此言鯨雀小鳥，縱任小澤之中，騰躍踴躍

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啖九萬里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辨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

（講解）

湯與其大夫夏棘論道，亦有同樣之敘述。莊子以其言爲是，故引而證之。前引齊

諧，此復引湯問以再證，見其鄭里殷勤也。其言曰：在北方沍寒草木不生之地，有海名曰天池，其中有魚名爲鯢，其廣度達數千里，未有人能計其長度也。有鳥名爲鵬，背若泰山之高大，張翼若雲垂於空際。此鳥奮飛時隨旋風飛轉而上者九萬里，超絕於雲氣之外，背負蒼穹，而後向南而飛，將往南海。小澤之鵲雀顧而笑之曰：「彼鳥將何往乎？我騰舉而上，不過數仞，又跳躍而下，嬉遊自得於蓬蒿之內，亦可謂飛之完善者矣，彼鳥又將奚往乎？」此言小大之性既殊，若各安其分，咸自得也。凡物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前言大鵬之與蜩鳩賦性不同，或翺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稱龍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之素，既非羨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舉以明之。

（要義）

此段引湯棘問答之言，重申其意。謂小鳥亦自適其性，無須羨慕大鵬。

千里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莊子內篇逍遙游第六
小大之辨
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

（詮釋）「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知同智。比同庇。徵、信也、成也。謂自有智效功效，堪證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自有道德宏博，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育泰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視己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郭慶藩則謂：「而」讀爲「能」，能而古聲近通。官、鄉、君、國相對，知、仁、德、能亦相對。亦通。一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宋國賢人。猶然作尙且解。謂宋榮子猶以爲笑。一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宋榮子係道德境界中人，由仁義行，不問人對己之毀譽如何，必貫徹其主張。斯已矣，謂不能復過此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言若斯之人，在世俗殊未多見。雖然，彼僅有得於道之部分，未能澈悟全體，尙未立乎至德之極。「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列子卽列禦寇，鄭人。案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泠然、輕妙之貌。致者，得也，謂彼能得風仙之福，亦世之不數數見者也。惟彼雖免乎步行，猶必待風，列子亦不足慕，蓋惟無所不乘者無待矣。「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辯讀爲變，與正對文，辯變古字相通。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或云天地四時也。亦可。惡乎猶於何也。天地之本，猶言「自然」，天地萬物生於自然，所以正爲天地之本。乘天運之正者，卽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變者，卽是遊變化之途也。此言列子雖能御風，猶不能無待於風，雖屬自然，究未臻自然之極。唯有與大道爲一，與造化同遊，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爲逍遙之至。此乃逍遙遊一篇之綱領，亦卽莊子天地境界之人生觀也。到此境界，方能絕對自由，無所牽累也。「故曰大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其實一也。其所置重者在乎一無己」，「無功」，「無名」，其中尤以「至人無己

「爲緊要之語，惟其有己，故欲求功求名，既並己而無之矣，尙何功名之求乎？」

（講解）

世之有智慧堪任一官，有德行足此一鄉，有道德輔佐帝王，有才能領導國人者，視己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然鳥處乎自然境界之中，其自得出於無心，宰官等滯於爵祿有驕矜之意，便是功利境界人物，故宋榮子猶以彼等爲笑。宋榮子係道德境界中人，由仁義行，不問人對己之毀譽如何，必貫徹其主張。彼嚴夷夏之防，正人物之別（按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意），辨榮辱之事，行褒貶之教，殆若孔子者也。若斯之人，似無以復加矣，在世俗殊未可參見。雖然，彼僅有得於道之部分，未能澈悟全體，尙未立乎至德之極。蓋道家之人生觀乃天地境界之人生觀，在此境界，萬物逍遙平等，無所優劣貴賤，故視道德境界中人，拘拘於仁義道德，主人貴物賤者，未始不以爲下乘矣。彼列子乘風而行，輕妙飄蕩，十五日而後返，彼得風仙之福，亦世之不數數見者也。惟彼雖免乎步行，猶必待風，列子亦不足慕，蓋唯至人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至人能順萬物之性，游變化之途，與大道爲一，與造化同遊，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於己則玄同彼我，無小大長短之差，於物則各任其安，無強彼就此之累。玄同物我，故曰至人無己，各任其安，故曰神人無功，無己無功，夫安有名乎？故曰聖人無名。夫如是，乃能海闊天空，無羈無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任乎自然，逍遙自在矣。此莊子逍遙之要義，下文更列四事以明之。

（要義）

莊子就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四種人生觀，加以比較。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鳥獸草木等，皆屬於自然境界之物，彼此不相羨慕，斯皆逍遙矣。然既屬人類，欲求絕對自由，則四種人生境界中，自以天地境界爲最高，蓋到此境界，萬物平等，任各物之自安，忘功忘名而並忘己矣。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詮釋）「堯」、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勳，初封於陶，又封於唐，故曰陶唐氏，在位百年，禪位於舜。「許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沛澤之中，堯欲以天下讓之，乃退隱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欲召之爲九州之長，彼不欲聞，洗耳於潁水之濱，巢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燭音爵，然火也，亦云炬火。日月出無須持炬作光，時雨降，無勞田夫浸灌。堯自比爲燭火，比許由爲日月，自比爲灌浸，比許由爲時雨，此蓋堯之謙詞也。「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夫子、古人通稱，此稱許由。立、猶見也。尸、主也。缺然、自視不滿之貌。致、猶讓也。「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言虛名者，實際之對待也。此許由不肯無其實際而受其虛名，蓋許由主無爲而治，若受此天下，便是舍主取賓，喪內求外，此彼所斷不肯爲者。「鷦鷯」、小鳥也，或云卽桃雀。「偃鼠」、鼯鼠也，常穿耕地中行，卽田鼠之類。「一」枝滿腹、「不求餘也」、「無所用天下爲」、「不受堯讓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掌庖廚之人。尸、太廟中神主。祝、大祝，執祭版對尸而祝之，卽傳鬼神之言者。樽、